创龙传

1 超能力四兄弟

田中芳树传奇动作小说

[日] 田中芳树 著
[日] 天野喜孝 绘
齐建春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CHAO NENGLI SI XIONGD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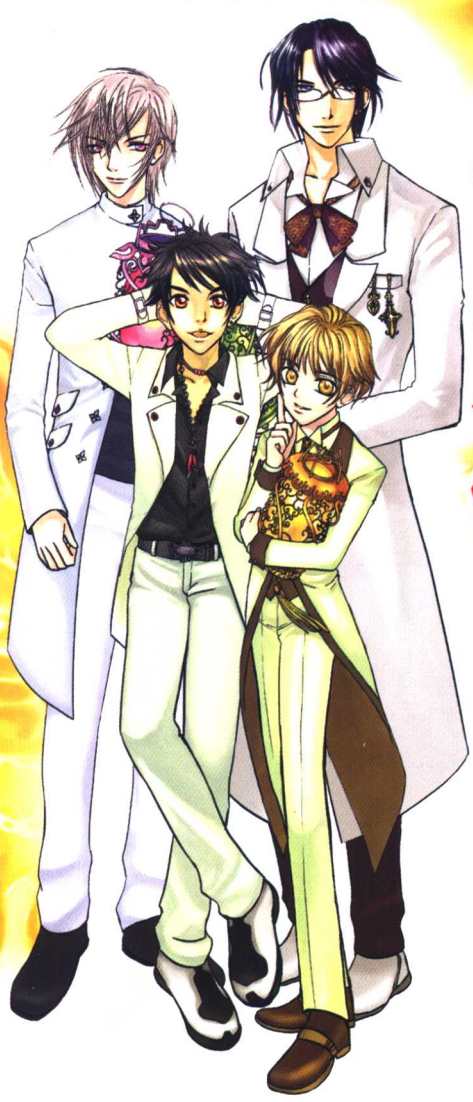
田中芳树传奇动作小说

创龙传

1

超能力四兄弟

[日] 田中芳树 著 [日] 天野喜孝 绘 齐建春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桂图登字: 20-2004-113

《SOURYUDEN CHOUNOURYOKU KYOUDAI》© 田中芳树 1987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由日本讲谈社授权接力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能力四兄弟/（日）田中芳树著；（日）天野喜孝绘；齐建春译.—南宁：接力出版社，2006.1
（创龙传）
ISBN 7-80732-195-4

Ⅰ.超… Ⅱ.①田… ②天… ③齐… Ⅲ.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8486号

责任编辑：钱 俊　　美术编辑：卢 强
责任校对：蒋强富　　责任监印：梁任岭

出版人：李元君
出版发行：接力出版社
社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530022
电话：0771-5863339（发行部）　5866644（总编室）
传真：0771-5863291（发行部）　5850435（办公室）
E-mail: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制：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6.375　字数：150千字
版次：2006年2月第1版　印次：200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 001—20 000册
定价：1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771-5864694　5863291

主要登场人物

龙堂始 （23岁）
龙堂四兄弟的大哥，责任感极强的龙堂家首领。东海青龙王敖广。

龙堂续 （19岁）
龙堂四兄弟的老二，气质优雅、容貌英俊的美男子。南海红龙王敖绍。

龙堂终 （15岁）
龙堂四兄弟的三弟，一位勇敢好战且稚气未脱的少年。西海白龙王敖闰。

龙堂余 （13岁）
龙堂四兄弟的小弟，他的潜在超能力最大。北海黑龙王敖炎。

鸟羽茉理 （18岁）
龙堂兄弟的表姐妹，一位活泼开朗的美少女。

鸟羽靖一郎 （53岁）
茉理的父亲，龙堂四兄弟的祖父司创办的共和学院的现任院长。

古田重平 （54岁）
保守党议员，粗野蛮横的家伙。

高林健吾 （53岁）
内阁官房副长官，警察官之精英。

镰仓主人 （推定90岁）
政经界的幕后头目。

目　录

第一章　春雷 —— 001

第二章　小阴谋 —— 024

第三章　不受欢迎的请帖 —— 045

第四章　反派角色交替 —— 068

第五章　灰色的黄金周 —— 087

第六章　会面 —— 107

第七章　龙泉乡 —— 125

第八章　喧闹的造访者 —— 143

第九章　演习场 —— 161

第十章　龙王显现 —— 17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春雷

I

一

一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某年三月底，一场始料不及的暴风雨袭击了东京一带。

虽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灾害，但雷击引起的停电和暴雨带来的短暂洪水，导致交通运输中断，利用春假出行的游客们叫苦不迭。不过，也有因此获利的人。这天，在关越高速公路旁，那年才刚刚开业的路旁餐厅“五月三十五日”里挤满了前来避雨的游客。

此刻已是晚上九点五十分了，一对十来岁的兄弟好不容易才在店里找到空位坐下。由于所乘坐的观光巴士和打滑的摩托车相撞，两人在大雨中从事故现场到餐厅足足走了将近一公里，以致全身湿透，活脱成了落汤鸡。

哥哥的名字叫龙堂终，十五岁，弟弟叫做龙堂余，十三岁。他们趁春假去榛名山附近的运动场，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暴雨。因为从附近的商场拿到优惠券，他们在溜冰场尽情地滑旱冰，又兴致勃勃地玩了一些其他野外运动，玩得非常尽兴。

但是，因突然的天气变化和即使误报不断也绝不会倒闭的气象局的错误预报，棒球正打到紧要关头的时候却被迫停了下来。

看到肤色白皙的弟弟脸上泛起一点潮红，哥哥立刻伸手摸摸他的额头。

“怎么了?”

“有点冷……”

“打起精神来！你要是感冒了，我一定会被哥哥们修理的。我马上去给你买杯热咖啡，在这里等我啊!”

终边说边朝咖啡台跑去。他和弟弟长得很相像，眉清目秀；由于阳光的照射，皮肤呈健康的古铜色；鬈发，两眼炯炯有神，焕发着青春的活力，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美少年，还不如说是顽童。

在柜台旁等了约五分钟光景，回头再找弟弟的时候，终却失去了目标——弟弟不见了，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终两手端着装咖啡的纸杯，匆匆地环视店内，又跑到厕所察看，仍不见人影。他无奈之下只好询问其他客人：

“打扰一下，我的弟弟不见了，请问您看见他去哪里了吗?”

他彬彬有礼地询问，先后问了大约五对男女，却都遭到冷遇。

“是坐在那边的男孩儿吗？被一群穿着黑衣服的人带走了哦!”

终于，有一个圆脸小鼻子小眼、貌似学生的客人告诉他。

“往哪个方向呢?”

“上行，东京方向。”

“谢谢！这杯咖啡给您喝吧。”

把纸杯子塞给那个客人之后，终一个箭步冲到店外，突然又转身折了回来。他从刚才坐过的座位上的背包里掏出旱冰鞋，麻利地穿上，就在店内男女们无言的注视下，飞速背上轻便的背包，脚踏呜呜作响的滑冰鞋，嗖地冲向店外，消失在瓢泼大雨中。

店老板惊愕得目瞪口呆，随即对身边的一位客人说：

“那小子想滑溜冰鞋追上汽车啊?!”

“可能吧！啊！有趣有趣！老板，咱们打个赌怎么样，他能不能追得上?”

“那怎么判断结果啊？根本没法赌啊!”

“那倒也是。用不用报警？这应该是绑架事件吧?”

“不，不对，带走孩子的那帮人正是警察呢！还是别插手的好!”

老板压低了声音说。

狂风暴雨中，龙堂终飞一般地滑着脚下的旱冰鞋追寻弟弟。他并没有求助于警察，这并不是因为听到了老板的谈话，而是平时哥哥们曾严厉告诫他：无论发生什么事也不要扯上警察。

冰鞋不断击起路上的雨水，风驰电掣般向前疾驰。这种惊人的速度，绝非人类所能达到。风在他的背后呼啸而过，已经超越数辆车，时速大约已经达到一百公里。

“在人前务必控制自己的能力，不要让别人起疑心。”虽然哥哥们再三嘱咐，但此时，终也顾不了许多了，还是尽全力追吧。

车内坐着三个身着黑衣服的男人，一个坐在驾驶座上握着方向盘，另外两个坐在后座，当中挟持着被麻醉的余。

“让他舒舒服服睡吧！他还不晓得被绑架了呢。”

方脸的男人说道，蓄着胡子的男人显出一副老谋深算的表情。

“这家伙的哥哥会不会追过来？”

“怎么追？难道跑步吗？”

方脸男人发出阴险的冷笑，但当他下意识地回头张望时，瞬间脸色陡变，惊恐地压低声音提醒蓄胡子的同伴注意。

蓄胡男人惊愕地从嘴里发出恐惧的呻吟，眼睛死死地盯着车窗。

顶风冒雨，与轿车并驾齐驱的终从车窗外往里窥探，两眼透出锐利的光芒。

“找到了！”他几乎喊出声来，便迅速贴近车身，猛敲车窗玻璃。男人们眼见这一“超常奔跑”的奇景，顿时不知所措。

少年的声音穿过玻璃传进来。

“还我弟弟！赎金一兆元以上的话，我们可以再商量。”

坐在驾驶座的男人气喘吁吁地望了一眼时速表，待确认时速后又张口急促地喘息着。蓄胡男人强作镇静，用强硬的口吻命令身旁惊恐万分的同伙：

“打死他！”

“可以吗……”

“没关系，后果由古田议员承担！”

男子点点头，右手伸进内侧衣兜，左手猛地摇下车窗，举起三八口径的手枪，对准伴着车奔跑的少年胸口，不，是摆出了要对准的姿势。

少年猛地抓住了他的手腕，动作简单利落，速度却奇快无

比。原本是暴力专家的男人，手腕却被轻易地抓住，丝毫无法动弹。惊恐与疼痛使得方脸男人睁大眼睛，瞳仁仿佛要迸跳出来似的。

他的手腕竟然被折断了。

车内响起一声刺耳的惨叫。终似乎嫌他太吵了，皱起眉头，将折断的手腕顺势用力拽了出来。男人的身体当然也被拉到窗外，扑通一声，他被摔到马路上，少年只用右手便完成这一连串动作。那个男子的身材在日本人当中并不算矮小，壮硕的身躯少说也有七十公斤重吧，可少年却像抓只小猫似的，毫不费力地把他抛了出去。

男人的身体在水泥路面上弹跳了几下，便渐渐消失在夜色和雨水汇成的蒙蒙夜幕里。车内剩下的两个男人不禁怀疑自己是否神志清醒，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噩梦。

之后，终双手抓住车顶，柔韧的身体像装着弹簧般，嗖地从路上纵身蹿了上去。在风雨无情的吹打中，身体紧紧贴着车顶，两手伸向后座右侧的车门，大喝一声硬是把车门拽了下来。

车里的男人们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神经仿佛都要崩溃了。

车门被投掷在空旷无人的路旁，顿时，恐怖随着风和雨吹进车内。终从车顶向下倒挂着向里张望，尔后狡黠地笑了笑。蓄胡的男人突然大声叫嚷：

“别，别过来，不然杀了你弟弟！”

“哦！你想怎么杀？”

终的反问使他哑口无言。看到弟弟的太阳穴正被枪口顶着，终依然从容不迫。男人更加狼狈了，他虽不想这么轻易就

失去人质，但胁迫失败，又无法扣动扳机，这时，他的耳边传来哥哥呼唤弟弟的声音。

“余，快醒醒！”

男人的心都快从嘴里蹦出来了——万一这时候弟弟也使出鬼怪般的魔力来该如何是好！

然而，或许是麻醉瓦斯仍在起作用，余仍然在昏昏沉沉地酣睡，男人这才稍稍放下心。

突然，余停止了呼吸。被男人的枪口抵住的皮肤周围闪烁着珍珠般的光芒，光芒一点一点扩大，男人的视线瞬间被定格了。

这瞬间发生的一切没有逃过车顶上少年的目光，他趁机向后仰，两手抓住没有车门的边缘，利用单杠的后翻要领猛地翻转身体，跳进车内，同时两脚用力一蹬，将蓄胡男人蹬出去。男人的身躯弯曲，撞向对侧的车门。

男人发出一声刺耳的哀号，连同脱落的车门向车外飞了出去。一时全身如同游泳一般在空中悬浮，随即像刚才的同伴一样摔到路面，渐渐消失在夜幕之中。驾驶座上的男子发出仿佛喉咙被什么堵住似的尖叫，四肢几乎无法动弹的他好像突然发现了一条生路，歇斯底里地扯着嗓子喊：

“别，别碰我！这车时速达到了一百公里，稍一失手就去见阎王爷啰！”

“你不想停？那好吧！”

终显得不耐烦似的丢下这句话，伸手将裹在毯子里的弟弟抱了起来。左右两边的车门都没有了，变成风雨可以无遮无拦地通过的通道。

“哈！瞧瞧！没办法了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驾驶座上的男人声嘶力竭地喊道。这时他从后视镜里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少年抱着弟弟，无视力学或惯性原理，猛地跳下车去。男人一时呆若木鸡，当他转过身再抬头向前看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汽车一个急转弯，轮胎顿时发出刺耳的声音，猛地撞上护栏。车身撞成片片白色碎片，从半空中簌簌飘落下来。

夜幕的一角盛开着橙色的鲜花，轰隆的声音划过雨和暗夜织成的面纱。

终回头看了一眼，继续冲出了将近一公里，这才找到一处合适的地方放下余。终让余靠在护栏上，用手轻轻地拍拍熟睡中的弟弟那张白皙的脸，看见脸颊的光亮已经退去，这才松了一口气。

“喂！起来，余，好个悠闲自在的家伙，知不知道人家的辛苦？”

“啊！终哥哥，早上好！”

“别犯迷糊了，快起来吧！”

“为什么？困死我了！找个地方睡吧！那样更安全些。”

“喂！别再睡了！这样能当上南极探险家吗？”

“我也不是特别想当，将来我要去冥王星探险，要习惯人工冬眠……”

话还没说完，余又睡过去了。

那一夜，几个司机看见关越高速公路旁，一位少年背着沉睡的弟弟，脚踏旱冰鞋飞速前行。

其中还有人听到“晚上好”的寒暄声，但他们并没在意，可能他们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几天后，人人议论纷纷，据说关越高速公路一带出现了穿旱冰鞋的幽灵。

Ⅱ

东京都中野区，从哲学堂公园向北步行约五分钟，在住宅街的一角便是龙堂兄弟的家。雨渐渐小了，化作半雾半雨。终背着弟弟穿过家门，此时已经是半夜十一点了。

他侧目望了一眼大门旁边停放着的一辆高级国产车，悄悄地走进家门。

房间非常宽敞。当初建这座房子的时候，通往车站的道路还没有铺好，只有一条夹在橡树和菜地之间的小路。房子虽然有些陈旧，但很坚固，是座颇具小洋楼风格的木制建筑，总共两层楼，还有顶楼和地下室。对四兄弟来说，这座房子显得太大了。一楼有门厅、起居室、会客室、饭厅、书房、浴室、厨房等，单是厨房就有十叠（注：日本计算房屋面积的单位，一叠相当于一点六四平方米左右）。天花板很高。天花板、墙壁、地板都很厚实，绝佳的隔音效果令当今的新建住宅都无可比拟。因此，如果悄悄走进去是不能轻易察觉的。终脱掉鞋，把睡梦中的余背到大厅。

这时终的背后传来低低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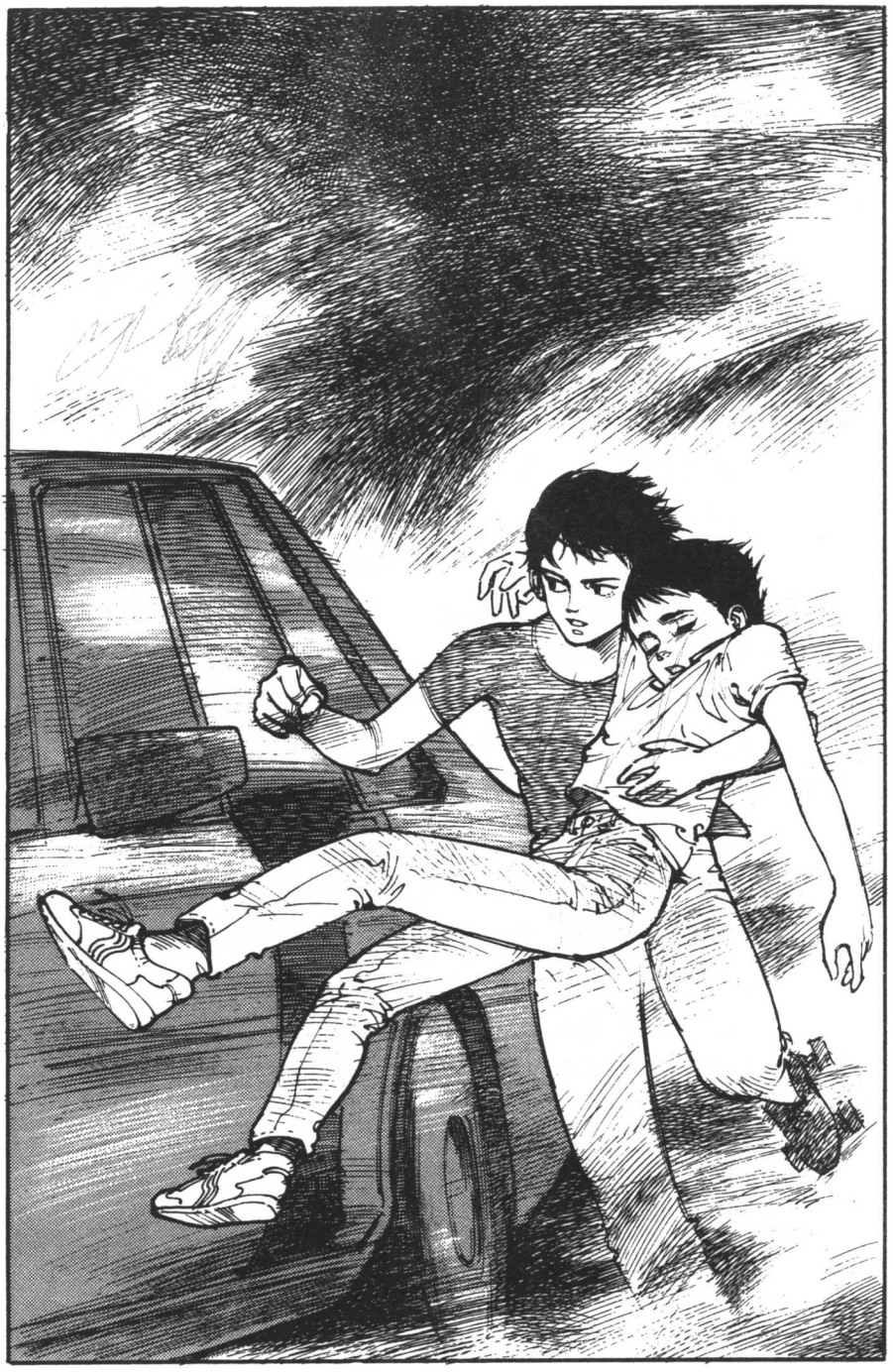
“谁呀？怎么不打招呼就进屋了。”

已经走进大厅的终立刻转身笔直地站定。

“我回来了！续哥哥。”

“回来了！”

龙堂家次子续年方十九岁，今年四月就读共和学院的大学人文系二年级，专攻西洋史，自称正在研究中世纪德国骑士团向波罗的海扩张的始末。



“回来晚了！终，你不是说好十点前回来吗？”

续即便对弟弟说话也谦恭礼让。他那张白皙光滑的面容可以用“俊俏”来形容。难怪女孩子们对他着迷。

然而，终心里清楚，长着梦幻般姣好容貌的这位哥哥，也有着难以想象的过激一面。只要续走在街上，那些身体强壮而面目丑陋，身着奇装异服的男人们便会大惊失色，纷纷躲进僻静的小巷。他们早已从所花费的巨额医疗费中得出了一个惨痛教训——人不可貌相。

“是我不好！因为出了点事。”

终答道。

“过会儿要向始哥哥道歉，而不是向我哦。”

龙堂家的当家人是长兄始，年方二十三岁，职业是教师，在共和学院高等科讲授世界史，又在该学院的大学教育系担任东洋史的兼任讲师，同时是共和学院的十四名理事之一，当然也是最年轻的理事。祖父司在临死前留下遗言，要求孙子始成为理事。

对龙堂四兄弟来说，早逝的父亲没给他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养育他们，甚至给他们起名的都是豪迈又沉稳的祖父。不过他们并不觉得祖父擅长给人起名，兄弟四人从上往下依次叫始、续、终、余——这不给人当做笑柄才怪呢。

“过一会儿？现在不用吗？”

“哥哥正在会客室见客人，你先给余吃药让他睡下吧。”

“什么客人？”

“姑父。”

“请来的吗？”

“怎么可能！不请自来的！”

续的声音显得有些不耐烦。带着余上二楼时，终隔着客厅的玻璃门向里面悄悄地望了一眼。来人确实是姑父鸟羽靖一郎，长着一副银行中层干部或官僚的模样。看清之后，终上了二楼，他并不想与这位姑父见面叙谈。

这位姑父与龙堂家兄弟并无血缘关系，是跟他们父亲的妹妹——他们的姑母结婚的，年纪有五十三岁，任共和学院的院长，龙堂兄弟的祖父司在世时，任常任理事。

他如同在自己家一般，在陈旧而厚重的沙发上与始相对而坐，紧张却故作镇定。暖气烧得并不热，他却在不停地擦汗。不知为什么，面对比自己年轻三十岁的外甥，他硬是无计可施，拼命虚张声势，以势压人，但还是被对方压住气势，变得愈发颓丧。

始是日本人中罕见的身材匀称的高个子，脸部轮廓鲜明，与其说他像西欧人，不如说更像曾驰骋于欧亚大陆的骑马民族的王侯贵胄，气质高贵独特，在同龄的年轻人当中别具风采。他本不善于随声附和，况且今天夜里，靖一郎是来要求外甥退出理事之职的。

门开了，续端上咖啡，但并没有抬头好好看姑父。把杯子放到桌子上就想离去，这时始说道：

“续，不用出去了，坐在这儿吧！”

此时靖一郎故意皱皱眉。

“这可是在谈很重要的事啊！始。”

“所以才让续在这儿的，这家伙可比我考虑周全呢！”

续退到了墙壁边缘，等候哥哥的指示，靖一郎又开口道：

“……始，你要是不提交辞呈，下届理事会你就会被解聘了。不管怎么说，你当学校法人的理事还是过于年轻了，也不

是有什么不妥的事，而是希望你积累一些人生经验之后再参与学校管理。”

“也许吧！可是您让我哥哥辞职，他的内心感受可不比年纪大的人差啊！”

说话的是续，始则抱着胳膊一言不发地盯着姑父。

“续住口！我是在跟始说话。”

“哥，那我住口吗？”

续故意问哥哥，始默默点点头，其实，始让弟弟留下来是让他做自己的代言人。靖一郎见此不禁心头火起，甥侄们竟敢蔑视长辈？他胡乱猜疑，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不被人尊重也是无可奈何的事，靖一郎无视学院的创立者岳父的理念，强制推行学院经营，他辞去了岳父信任的理事，以臭名昭著的某特权政治家为后台，计划转移校园，又盲目扩大招生，制定新校规，大幅提高学费，采取种种伎俩使学院变质。

“我走了，真令人不愉快！本以为你们懂得礼貌和待人接物的常识，嗨！你们想好再跟我联系，但要在期限之内。”

“是，欢迎您再度光临，在我家没被人放火之前！”

正是在这种时候，才看得出蕴藏在续的美貌里的冰冷。听到这句话的靖一郎脸色骤变，挺挺胸迈步走出会客室。事实上靖一郎身边的人确实出过一个恶毒的计划，若用武力解决不占优势，就给龙堂家放火。

确认姑父的车出门之后，始和续进了卧室，点上煤气炉，使宽敞的房间暖和起来。

“姑父果然打算将学院占为己有。”

“几乎已经完全操纵了。祖父死后，我们的这位精明能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